



周振甫等著
冯其庸

古代作家写作技巧漫谈

文学爱好者丛书

古代作家写作技巧漫谈

周振甫 冯其庸等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古代作家写作技巧漫谈

Gudaizuo jia Xiezuojiquiao Mant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

字数144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1/32$ 印张7 $5/8$ 插页2

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6,300

书号10019·4012 定价1.35元

0285/20

出 版 说 明

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广闻博识、擅长文章的著名作家。他们在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上的巨大成就，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份。继承和学习古代名家的写作技巧和经验，对于提高今人的写作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
本书收集了论述我国古代名家写作技巧的文章共十六篇，由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周振甫、冯其庸等人撰稿。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于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的《新闻战线》和《新闻业务》杂志上，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，对于培养文学新人起了很大作用。这次将零散的单篇文章结集出版，意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高写作水平提供借鉴。

本书由《新闻战线》编辑部的同志初选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定稿。

目 录

春秋笔法	振 甫 (1)
从孟子的辩论文学习写作技巧	振 甫 (17)
司马迁的人物特写	冯其庸 (37)
韩愈的散文	振 甫 (77)
柳宗元的散文	振 甫 (99)
欧阳修散文的特色	振 甫 (122)
从王安石的短文章谈起	
——古文笔法杂谈	张铁弦 (140)
从《聊斋志异》中学习写作的技巧	杨 柳 (145)
从诗话词话中学习写作技巧	振 甫 (156)
夹叙夹议和夹喻夹议	振 甫 (176)
文章的开头和结尾	冯其庸 (185)
从古典文学中学习“简炼”的技巧	冯其庸 (197)
论证的方法	
——读古代论文札记	郑国铨 (208)
不觉其虚 弥觉其妙	
——古代学者论夸饰	卫 志 (216)

论说文的谋篇布局

- 读古代论文札记 郑国铨 (223)
- 描写人物的对照手法 殷 维 (235)

春秋笔法

振甫

一

《春秋》本是先秦时代的编年史，因为每年记上春夏秋冬四季，所以省称《春秋》。后来孔子根据鲁国的《春秋》加以修订，也称为《春秋》。因此春秋笔法有两个含义：一指历史书的笔法，一指孔子修订的《春秋》的笔法。鲁国的历史书，史官在记录时一定也有笔法，只是这些历史书没有传下来，所以它的笔法无从考查。孔子修订的《春秋》，其笔法，《谷梁传》《公羊传》《左传》里都有说明，后来晋代杜预又对它作了专门研究，著有《春秋释例》。《春秋》以前的鲁国历史书的笔法虽然无从考查，《春秋》以后的各种历史书的笔法却是可以研讨的。因此，春秋笔法既指孔子修订的《春秋》笔法，也指《春秋》以后的各种历史书的笔法。我们在这里想先谈孔子修订的《春秋》笔法，再谈其他历史书的笔法。

所谓春秋笔法，主要是指不由作者出面来对人物或事件表示意见，是通过对人物或事件的叙述来表示褒贬，含有让事实说话的意味。让事实说话有时比作者出面来说话更

有力量。因为作者的话，可能有一部分读者相信，有一部分读者不相信；但在事实面前，人们便不能不信。作者出面来说话，那末褒贬的话还是作者说的；通过事实说话，从事件的叙述里表示褒贬，那末或褒或贬让读者自己来作，读者读了那个叙述自会作出褒贬来。那样的褒贬是读者自己作出来的，对读者的印象就深刻，也会更有力地打动读者，产生更好的作用（这是指叙事说的，不是指评论说的，深刻的评论是必要的）。因此，探讨一下春秋笔法，用来作为记事的借鉴，也许还是有意义的。

《春秋》的笔法

孔子修订《春秋》所定的凡例究竟是怎样的，孔子没有说，他所用的原始资料又都没有流传下来，无法对照。现在的《春秋》里，哪些是孔子修订的，哪些是原来记的，无从考查。因此，对于孔子怎样修订的，也有各种不同看法。我们是从《春秋》笔法里吸取一些好的记事的方法，不是要对《春秋》笔法作全面的研究，所以对这些不同意见，在这里就不谈了。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：“故君子曰：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。非圣人谁能修之。”这是讲《春秋》笔法的。晋杜预在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》里加以说明道：

一曰微而显，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，称族尊君命、舍族尊夫人、梁亡、城缘陵之类是也。二曰志而晦，约言示制，推以知例，参会不地、与谋曰及之类是也。三曰婉而成章，曲从义训以示大

顺，诸所讳避、璧假许田之类是也。四曰尽而不污，直书其事，具文见意，丹楹、刻桷、天王求车、齐侯献捷之类是也。五曰惩恶而劝善，求名而亡，欲盖而章，书齐豹盗、三叛人名之类是也。↓

五例的第一例叫“微而显”，光看文字看不出它的用意，叫微；把同类的写法一对照，就明白了，叫显。↓比方《春秋》成公十四年：“秋，叔孙侨如如（往）齐逆（迎接）女。”“九月，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。”从文字看，用意不显，对比一下，两处写法不同。先称“叔孙侨如”，后称“侨如”。“叔孙”是族名，照当时规矩，称族名表示尊重。先称族名，因为他代表国君出使，所以尊重他；回来时不称族名，因为要尊重夫人。又僖公十九年：“梁亡。”照《春秋》的一般写法，应该作“秦灭梁”，这里却作“梁亡”，对比一下，就知道这是责备梁自取灭亡的意思。又僖公十四年：“诸侯城缘陵。”照一般写法，应该写出齐率诸侯城缘陵，是齐国带领诸侯替杞国在缘陵筑城。这里不照一般写法不说“齐”，因为城没有筑牢固就走了，表示工作有缺点。

第二例叫“志而晦”，记的文字隐晦，用极简单的字来表示，要对这些字加以推求才知道它的体例。↓像三国相会，有记相会地点的，表示会盟的事顺利完成。出兵会合别国作战，要是事前同谋的叫“及”，事前没有同谋，被迫出兵的叫“会”。如宣公七年：“公会齐侯伐莱。”表示是被迫的。

第三例“婉而成章”，用婉转避讳的说法，把话说得很合理。↓如桓公元年：“郑伯以璧假（借）许田。”鲁国有许田，郑国有枋田，两国互相调换，因为枋田少，所以郑伯加上块璧

做补偿。但照礼制，诸侯的田不能交换，《春秋》替他们隐讳，不说交换，说成郑伯用璧来借许田，说得像很合理。

第四例“尽而不污”，直书其事，不加歪曲。按照当时的礼制，柱子不漆成红色，椽子不雕刻，天子在向诸侯收取规定的贡物外，不再向诸侯要东西，诸侯彼此不送俘虏。《春秋》庄公二十三年：“秋，丹桓宫楹（桓宫的柱子染赤）。”又二十四年：“春，刻桓宫桷（雕刻桓宫的椽子）。”桓公十五年：“天王使家父来求车”。庄公三十一年：“齐侯来献戎捷（齐侯把戎的俘虏献给鲁国）。”《春秋》把这些违反礼制的事实记下来了。

第五例，“惩恶而劝善”，像卫国的卿叫齐豹，杀死了卫侯的兄，想求得勇敢的名声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年作“盗杀卫侯之兄伋（人名）”，指斥齐豹为盗，不记他的名字。又襄公二十一年：“邾庶其以漆、闾丘（地名）来奔。”昭公五年：“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（地名）来奔。”昭公三十一年：“邾黑肱以滥（地名）来奔。”庶其、牟夷、黑肱三个人都逃到鲁国，把自己祖国的一部分土地也献给鲁国，这是背叛祖国的罪行。他们这三个人名位低微，没有资格记到《春秋》上去，为了要揭露他们的罪行，所以也把他们记在《春秋》里。

杜预把《春秋》笔法归纳成五例，这对我们理解《春秋》笔法是有帮助的。要是从记事的角度看，那末《春秋》笔法可供我们借鉴的似有以下各点。

（1）直书其事，不加讳饰。这就是五例中的第四例。我国古代的史官在这方面具有优良传统。像齐国崔杼杀了齐

君。太史记道：“崔杼弑其君！”崔杼把他杀了。他的弟弟接着还是这样写，又被崔杼杀了，他的三弟还这样写，也被杀了，他的四弟还是这样写，崔杼这才屈服了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）。史官宁可被杀而不肯歪曲历史，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，终于使崔杼屈服，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，是难能可贵的。后代的优秀史家也继承了这种精神。像司马迁记载当代历史，对于当代皇帝和大臣的罪恶勇敢地加以揭露和鞭斥，并不替他们讳饰。又如三国吴孙皓要替他父亲孙和作纪，韦曜认为孙和没有做皇帝，不能作纪，坚执不从，孙皓终于把他杀死。孙盛作《晋阳秋》，记桓温吃败仗事。桓温对孙盛儿子说：“这书倘流传，关系你全家的生命！”孙盛的儿子吓得暗底下删改。可是孙盛不肯改，把未改本寄到国外去流传。可见在当时要直书其事是并不容易的。依靠这些正直的史家用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，我们才能读到真实的历史。

（2）在记事中进行褒贬，就是五例中的第一“微而显”和第五“惩恶而劝善”。怎样通过记事来进行褒贬呢？就《春秋》看，大约有四种手法：

第一，运用不同的叙述法来表示褒贬。像上引的“梁亡”，不作“秦灭梁”，含有责备梁国的意味。又庄公十七年：“夏，齐人歼于遂。”齐国灭了遂国，派兵驻在那里。驻军轻敌，不加戒备，被遂人全部歼灭。这样写法，含有责备齐人的意味。要是写作“遂人歼齐人”，含义就不同了。这种写法，同上面说的直书其事不同。直书其事，像崔杼弑齐君，

只要是正直的史官都只有一种写法。这里讲的就不止一种写法，不同的用意就从不同的写法中透露出来。

第二，从称谓中透露作者的用意。如隐公元年：“三月，公及邾仪父（邾国国君表字仪父）盟于蔑（地名）。”邾是鲁国的附庸，所以对邾国国君照例称名。这里不称名，称表字，是赞美他能同鲁国结好。隐公四年：“秋，翬帅师会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。”翬是公子翬，这里不称他公子，单称名，是讽刺他的专断出兵。桓公五年：“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。”这里不写使人的名字，作“仍叔之子”，是讥讽天子派一个童子出使。又僖公二十三年：“十有一月，杞子卒。”杞君应该称杞伯，因为他改用夷狄的礼节，所以贬低他，称为杞子。这些，都是在称谓上具有表示褒贬的含意。

第三，在动词的运用上表示含意。如桓公十年：“十二月丙午，齐侯、卫侯、郑伯来战于郎。”这里不用“侵伐”，用“来战”，表示在这次战争中鲁国是正确的，错在齐、卫、郑三国。事情的起因是北戎侵齐，诸侯出兵打退了北戎，齐国人把粮食送给诸侯军，请鲁国来分派。鲁国照周天子规定的次序来分，把郑国排在后面。郑国人生气了，便约集齐卫来攻。所以用“来战”表示这次鲁国并没有错。桓公十一年：“九月，宋人执（捉住）郑祭仲，突归于郑。”祭仲是郑国大臣，宋国诱祭仲来，胁迫他立公子突做国君，祭仲屈服了，宋国便送公子突回郑国去。这里用“归”字，表示是诸侯送他回去的。假如把“归”改成“入”，作“突入于郑”，那就表示是郑国接他回去的。假如用“复归”，那就表示他在本国本来有

职位，这次是本国人接他回来恢复职位。假如用“复入”，表示那人是罪魁，邀结了外国军队打回本国，靠外国力量来恢复自己的职位。同是记一个人从外国回到本国，运用动词就有这些不同，通过这些不同的动词来表示褒贬。

第四，在词序上表示含意。《春秋》里讲到几个国家时，一般是照爵位的大小来分先后的。隐公五年：“邾人、郑人伐宋。”邾是鲁国的附庸，地位比侯国低，这里却把邾人排在郑人前，把次序颠倒一下，表示这次的战争是以邾人为主。起因是宋人侵占邾田，邾人因请郑国出兵去攻宋。僖公二年：“虞师、晋师灭下阳。”下阳是虢国的城邑，这次本是晋国要去吞并虢国，用好马和宝玉贿赂虞国，向虞国借路。虞公贪贿赂，同意借路，还出兵帮助晋国。这次的侵略以晋军为主，“晋师”该放在前面。《春秋》责备虞国，所以把虞师放在前面，好像是虞军发动侵略的。

(3)用词极严格，给它规定了特定的含义。如隐公二年：“夏五月，莒人入向。”进兵侵入向国，但没有占领向国，故称“入”。隐公四年：“莒人伐杞，取牟娄。”莒人夺取了杞国的牟娄地方，用“取”字表示夺取得很容易。僖公二年：“虞师、晋师灭下阳。”用“灭”表示并不像用“取”那样容易，也不像用“入”那样表示还没有占领。隐公十年：“六月壬戌，公败宋师于营。”用“败”表示宋军还没有布好阵势，鲁军就进攻，把它打败。桓公十七年：“夏五月丙午，及齐师战于奚。”用“战”表示鲁国和齐国都布好阵势再作战。隐公二年：“郑人伐卫。”用“伐”指鸣钟击鼓进军。僖公四年：“公会齐侯，

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侵蔡，蔡溃。”用“侵”，就不像用“伐”的鸣钟击鼓了。这里，就给“入”“取”“灭”，给“败”“战”“伐”“侵”规定了不同的含义，不能互相代替。

又隐公二年：“纪子帛、莒子盟于密。”盟是按照礼节，杀牲歃血结盟，比较隆重。隐公四年：“夏，公及宋公遇于清。”遇是相会时礼节比较简慢，因为当时卫国发生内乱，两君急于回去，所以匆匆一会。隐公二年：“春，公会戎师于潜。”会是双方按礼节相见，但不结盟。宣公十六年：“夏，成周宣榭火。”《左传》说：“凡火，人火曰火，天火曰灾。”这里，像“盟”“遇”“会”，像“火”“灾”，都给它们规定了特定的含义。这种地方都显出《春秋》用字的严格。后来的诗人，在作诗时为了避免在一首律诗或绝句中用重复的字，往往有任意用同义字来代替的。可是《春秋》里对这些同义词就给它们规定了特定的含义，绝对不能随便代替，这是诗和史笔的不同。

(4)极严格地反映生活真实。如僖公十六年：“雩(陨)石于宋五，六鹱(水鸟)退飞(倒飞)过宋都。”《公羊传》说：“曷为(为什么)先言‘雩’而后言‘石’？记闻，闻其填然(状声)，视之则石，察之则五。曷为先言‘六’而后言‘鹱’？‘六鹱退飞’，记见也，视之则六，察之则鹱，徐而察之则退飞。”先说什么，后说什么，都严格地按照闻见的先后。先听见声音，后来才看到是石头，所以先说“雩”后说“石”。先看到六只鸟，后来才辨明是鹱，再后来才看到它是被大风刮得倒

飞，所以先说“六”，次说“鹞”，再说“退飞”。这样写，就是要求极严格地反映真实，这里没有什么褒贬，所以和直书其事不同。

由于《春秋》的叙事太简略，叙一件事只用一句话，所以它的笔法一般只在称谓、动词、词序、记或一句话的表达方法上用功夫。稍后的历史书，叙事写人就细致得多了，它们的笔法就不局限在一句话中的用词上，而接触到写作的更广阔的方面了。

二

其他历史书的笔法

《春秋》以外的历史书的笔法，范围太广，要仔细考究起来，可以对其中著名的每一部历史书作一个专题研究。这里，只能大略地粗浅地谈几点。为了避免重复，类似《春秋》的笔法，这里都不谈了。下面谈谈与《春秋》不同的或继承《春秋》而有所发展的笔法。

(1) 标目。《春秋》在称谓上显示用意的手法，到后来的历史书里，发展到在标目上表示褒贬。比方《史记》里对天子称本纪，对诸侯称世家。《史记》里称《项羽本纪》《孔子世家》《陈涉世家》，就是用标目来表示褒贬。项羽在灭秦以后，号令天下，分封诸侯，把他列为本纪是符合这一段时期的实际的。再说，他在陈胜吴广失败以后，继承他们的起义，

彻底击溃镇压起义的秦的主力军，这个功绩是值得褒扬的，所以把他列入本纪。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，对后世发生极大的影响，比起诸侯的世代承袭来影响更大。陈涉领导农民起义，终于推翻暴虐的秦王朝。把他们列入世家，也含有褒扬的意思。再像给货殖、游侠作列传，称《循吏列传》，也有褒美的意味。此外，《酷吏列传》《佞幸列传》，这些标目里明显地含有贬斥的用意。

(2)映衬。把两件互相反对的事排在一篇传里，互相映衬，来显示作者的用意。比方《史记·信陵君列传》里，讲信陵君在赵国同博徒毛公、卖浆家的薛公交朋友，平原君说信陵君同那种人交友，是个妄人。信陵君听了，说：“平原君之游，徒豪举耳！”通过这样对比，显出信陵君才是真心要交结贤人，平原君的好客只是装阔罢了。这样一对比，两人的优劣就很明显了。再像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讲到韩信做了齐王，蒯通竭力劝他造反，从各个方面反复劝诱，韩信始终不背叛。从这件事里，显示韩信绝无反意，即使在刘邦还处在困难中，韩信已经掌握重兵，有举足轻重之势，尚且不肯背叛；那末到了刘邦统一中国，韩信手里没有军队，却说他要造反，把他杀了，正显示韩信被杀的冤屈，汉朝的残忍。作者虽不出面说话，作者的用意却通过这样的映衬显示出来。

以上是用事作映衬，还有用人来作映衬的，就是合传。几个人写在一篇传里，这些人要是相反的地方，就会彼此互相映衬。比方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，写他们从将相失和到将相和，失和这段就写出两人在名位上一争一让，发生矛

盾，从这里显示出蔺相如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高贵品质，也反映出廉颇仗气不肯让人的性格。又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，写窦婴、田蚡、灌夫三人。窦婴是失势的贵族，田蚡是得势的贵族，灌夫是在战争中立过功的将军。窦婴失势，人家都不理他；田蚡得势，人家都趋奉他；灌夫为此不平，借酒骂座，触犯田蚡，田蚡因此一定要杀死灌夫，窦婴一定要救灌夫。后来闹到皇帝太后面前，田蚡有太后做靠山，陷害窦婴、灌夫，捏造罪名，把他们都杀了。通过要杀灌夫和要救灌夫的事，映衬出田蚡和窦婴两人的性格，田的阴险卑鄙，窦的愠直而不自量力，从而也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的丑恶面貌，不辨是非曲直，有靠山有权势就可捏造罪名把人害死，一直照出皇帝、太后、朝廷大臣的面目来，是写得极为深刻的。

把不同的人、事放在一起作映衬，这是比较明显的；还有把不同的人、事分散在两篇里，把两篇对照起来，仍旧起了映衬的作用，不过不像放在一起那样明显，这是又一种。像《史记》里为了着重写项羽的英雄气概，所以在《项羽本纪》里不写对项羽的批判。项羽的最大缺点，写在《高祖本纪》里。如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尝攻襄城，襄城无遗类，皆阬之。诸所过无不残灭。”就是打下一地，大肆屠杀，几乎把那里毁灭掉。这样做是与那里的人民为敌了。又写刘邦批评项羽不能用人等等，把对项羽的批评写在别人的传里，读者还是可以从别人的传里看到项羽的缺点，并不替他掩饰。但这样分开写，可以在《项羽本纪》里突出他的英勇来。